文通

實字卷之三

丹徒馬建忠

主次三之一

次者、名代諸字於句讀中應處之位也、次有四、曰主次、曰偏次、曰賓次、曰同次、今次其用於左、

一主次

凡句讀中名代諸字之爲止詞起詞者、皆居主次、已詳於前、間有名字不爲止詞起詞、而亦歸入主次者、有三、一凡呼人對語者、泰西古語名字因次而變、凡呼人之名別爲一次、今之方言、其名不變者、呼人之次、概列主次、凡稱人或本名或公名無常、

而其位先呼後語者爲多，呼於後者變例也

論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小子者，曾子呼弟子之公名也。又賜也，非而所及也。賜也，孔子呼子貢之名。東方朔傳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陛下，公名也。留侯世家孺子，下取履。孺子者，呼之也。定十四年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夫差本名也。僖三十二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孟子本名也。平原君列傳公相與歃此血於庭中。公，公名也。逍遙遊歸休乎君。君亦公名。元侍御書微子乎，子與安而樂之者。微子本名也。李將軍列傳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故李將軍者，乃應對之名，猶云來者爲誰，應之曰，乃故李

將軍也、蓋表詞也、

二凡慨歎而呼及名字者、書曰、咨、汝羲暨和、羲和本名因嘆而稱及也、詩嗟嗟成王、成王本名、文元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適也、役夫者呼而詈之之名也、匈奴列傳、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土室之人公稱也、廉頗列傳、吁、君何見之晚也、君者因嘆而稱之也、楚策、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子乎、亦因嘆而及之、公名後助以乎字者、以鳴不平也、凡茲引稱諸名、皆以發其慨嘆之辭、上節所引、有惟呼以對語者、此兩者之微有不同也、

三凡題書名碑記者、

陸賈傳號其書曰新語、新語書名、今在句中、與其書同次、若但曰新語、以額書名、則可視同主次、三國志諸葛亮傳諸葛氏集目錄、後錄二十四篇、此傳內記諸葛氏所著之書、黃陵廟碑題曰、湘夫人碑、又額曰、虞帝二妃之碑、總之書名碑記、以弁於書碑之首者、皆可視同主次、

偏次三之二

二偏次

凡數名連用、而意有偏正者、則正者後置、謂之正次、而偏者先

道謂之偏次、偏次之用、不能枚舉、有以言正次之所屬者、秋水且吾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猶云仲尼所有之聞、伯夷所有之義也、故其聞屬於仲尼、其義屬於伯夷也、賈誼傳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猶云元王所有之子、即帝所有之從弟也、亦此屬於彼之意、淮陰侯列傳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失卿相之位、萬乘之權者、王侯所有之權也、卿相之位者、公卿所有之位也、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義與上同、貨殖列傳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猶云聲色所關之好、芻豢所有之味也、

有以言所有之度數者、

貨殖列傳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千乘萬家百室者、以別王侯君公國之大小也、王尊傳一郡之錢、盡入輔家、一郡者以言錢之多也、叔孫通傳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千金者、言裘之價也、梅福傳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升斗言祿之度、一束言帛之數、平原君列傳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三寸言小、百萬言多、皆度數也、

有以言其形似者、

宣四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言狀如熊虎、聲如豺狼

也、屈原列傳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言秦國如虎狼也胠篋篇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言賞以軒冕、威以斧鉞也、伯夷列傳非附青雲之士、安能施於後世哉、言士如青雲之高也、

有以言其地者、

賈誼列傳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殽函言所據之固、雍州言所擁之地、匈奴列傳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土室者、言其處也、凡春秋所言齊侯魯侯晉侯吳子者、皆此類也、

有以言其時者、

徐無鬼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旦暮者言業之時也、荀子勸

辱篇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少頃終身、皆言時也、補

充國傳齎三十日食、三十日者、言所齎之糧、可食三十日、言

其時也、

更有言其故其分其效者、總之凡名字之用非正意者、皆先置

而爲偏次也、

偏正兩次之間之字、參否無常、惟語欲其偶便於口誦、故偏正

兩奇合之爲偶者、則不參之字、凡正次欲求醒目者、概參之字、

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猶云天之時、地之利、人之

和也、而偏正各次皆奇、合而爲偶、故不參之字、便於口誦、又

既竭目力焉、既竭耳力焉、其事則齊桓晉文、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君十卿祿又天位天祿天爵人爵冬日夏日鼎肉與薪等語偏正字奇皆不參之字應帝王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又越世家毋爲怨府毋爲禍梯以上所引偏正兩次皆奇字也而偏次之用一如靜字合於正次以成一語故不參之字也孟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義實三奇字此言仁義之實欲其醒目故參之字又禹之聲尚文王之聲禹之聲其義同上左傳羿之愍也孤之願也又參之內將在晉軍可得食乎其義同上若在句中偏正兩奇而與動字介字相連者概參之字以四之孟君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君惡兩奇字上連長字參之字

以四之又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兄之祿兄之室上連以字則四矣又太則弱日之力而後宿哉日之力解同上又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亦同上蒯通傳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人之妻上合寡字人之子上合孤字皆以四之故獨人父母一句已四矣不加之字淮陰侯列傳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人之分人之地同上游俠列傳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解之勢解如上諸上所引凡參之字者雖爲偶語計而亦所以使正次之字更爲醒目也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猶云仁德中之一端、義德中之一端、必參之字正義方明、

又或偏次字偶而正次字奇與偏次字奇而正次字偶者、慨參之字以四之其或偏正兩次皆偶者亦然、不參者非常例也、

偏次字偶正次字奇者、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封疆之界、山谿之險、兵革之利、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等語、不可僕數、天道

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叔孫通傳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又蠱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經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域、脊蠊夫謙諂者萬物之

卒也、而時事於百事之長也、以上皆參之字以四之也、

偏次字奇而正次字偶者、孟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大人偏次字奇其正次字偶參之字以四之、又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又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又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又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又周國之大禁、諸所引子之兄弟鄰之赤子人之牛羊湯之典刑國之大禁皆參之字以四焉、左傳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又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又鄭人惡君之疆場等語亦此類也、

至正偏兩次皆偶者亦然、孟孟子之後漢前書、孟子與後

要、偏正兩次皆偶、亦參之字、所以別也、又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爵祿、吾子之爵祿同上、又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又一鄉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又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等語皆此例也、兩者列偶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諾諾諤諤狀字而用如名者、諾非列偶凡設之務、在知術所說之所敬、所說所敬有偏正之意、用如名字、前已言矣、封禪書高祖之微時、殺大蛇、成三三代之令主、皆敬百年保天之祿、叔孫通傳叔孫通、薛人也、如當世之要務、汲鄭列傳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祭十二郎文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上引四節內偏正交偶者、皆參之字、

十二諸侯年表序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不曰推春秋之義、封禪書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不曰六藝之傳、平準書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千金、不曰南陽之大冶、蕭相國世家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不曰秦之圖書、張釋之列傳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不曰先帝之廟器、陸賈傳遺陸生為飲食費、不曰飲食之費、東方朔傳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不曰人之冢墓人之室廬、淮陰侯傳臣請奮大王功略、不曰大王之功略、李將軍列傳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不曰軍之曲折、陸賈傳鎮社稷計、在兩

君掌握耳、不曰社稷之計而君之掌握者、大宰偏正諸次合并上下文字已偶矣、如加之字、又復數奇、如爲稷社計、發人室廬爲飲食、貰秦圖書也、推春秋義等語、皆四字矣、詞意頗足、故不加之字、至如報天子軍曲折、論述六藝傳等句、不間之字、語方遒勁、

等句也、史記有之字、而漢書故刪去者、指不勝屈、今錄數則以示一班、學者可自證也、史記云、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闚陛下也、漢書云、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云云、史記云、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

耶、漢書云、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史記云、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漢書云、而責殺王罪、滅燕易矣、史記云、此亦天亡秦之時也、漢書云、此亦天亡秦時也、史記云、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漢書云、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史記云、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漢書云、宋義論武信軍必敗、由是觀之、之字加否無定例、漢書刪改史記數字、則成漢文、此筆削之妙也、

若如偏次平列、多字字數皆偶、而正次惟一奇者、概加之字以

爲別正次字偶者則無常焉

孟子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棺槨衣衾兩偏次平列猶云棺槨之美與衣衾之美也美字奇而用如名者今爲正次前加之字以白別也又孟子管仲晏子之功獸蹄鳥跡之道悅周公仲尼之道楊朱墨翟之言豈不欲有夫婦子母之屬哉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雞豚狗彘之畜等何皆此例也平準書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爲私奉養焉毛穎傳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

詳悉十二諸侯作表序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
往往摭春秋之文以著書蕭相國世家諸將皆爭走金帛
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又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
以何具得秦圖書也闕二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在
肴饌於是乎天下始需詰卓鳥而後有曾史樂路之行禮書
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
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東方朔傳徵天下舉
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趙世家胡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
諸之邊答侯幽書至於禮樂之敗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

未嘗一得其門戶。以上所引皆正次一字而偏次平列者各參之字以別也。

孟秦楚之堅甲利兵。偏次偶而正次四字平列。參以之字以相別。又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王子偏次。其正次三耦平列。又不參之字矣。十二諸侯年表序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文辭正次字偶。其偏次四字。先之間以之字。應科目時與人書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常鱗與凡介皆偏次平列。合成四字。其正次亦然。中間之字。文氣方不促也。而齊策夫驁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猶云驁馬女子之筋力

骨勁也不問之字而何意亦明、陸賈傳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不曰親戚昆弟之墳墓而語氣更足故正次字偶者之字加否無常要以便於口誦爲則耳、

有兩三偏次轉相屬者之字參否無定大約諸次字奇者概參之字奇偶不一者無定例也、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前三名皆偏次遞轉相屬其後各加之字以爲別而經藉中如此句法實所罕見孟齊東野人之語、猶云齊東之野人之語前兩偏次遞屬不參之字、魏其傳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猶云孝文后之從兄之子也、又所鐫擬多有出蚡賓客計筴、猶云田蚡之賓客之

計筴也、霍光傳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猶云大將軍之時之法令也、刺客列傳得趙人徐夫人匕首、猶云得趙人之徐夫人之匕首也、游俠列傳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猶云解之姊之子也、上引五節兩偏次與正次皆輾轉相屬皆無之字爲閒而句意亦明此古人用筆簡潔若今人正次之先必加之字曰孝文后從兄之子田蚡賓客之計筴大將軍時之法令趙人徐夫人之匕首解姊之子則文氣弱矣、張釋之列傳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猶云高廟坐前之玉環、張中丞傳後敘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猶云雷萬春事之首尾所引兩節三次

遞屬、皆不參之字、義與上同、

凡言約分母數偏次子數正次、若母子皆名者、概參之字、母爲名字而子爲靜字、或爲代字、與母子皆非名者之字加否、無常例也、

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之端者、猶云仁德中之一端也、仁爲母、而端爲子、故參之字以有別也、餘同、

匈奴列傳 匈奴人衆不能漢之一郡、漢之一郡者、漢郡中之一郡也、又

乃解 圜之一角、圜之一角者、四圍之一角也、皆約分也、

律歷志 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猶云月行日道一

週、合當二十九日、又一日八十一分中之四十三分、即謂一日分爲八十一分、而白道一週合當二十九整日、又日之四十三分也、四十三分者、數名也、今爲子、日爲母、中間之字以別之、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兩約分皆靜字也、中間之字又共、其實皆什一也、猶云什分中之一、母子皆數不參之字、凡約分子母皆數名者詳後、平準書、輸其家半助邊、家半者家產之半也、家名而母也、半者靜字而爲子也、不參之字共義亦同、

又約分母爲名而子爲約指代字者、前已詳矣、子爲捘讀代字者、則之字參否無定、文十三、猜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

者、再與之先、東人毋而名也、能與二三有司言者、接讀代字也、猶云請東人中之能若是者、中間之字以爲別、大宛列傳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猶云宛貴人中之善遇漢使者也、亦加之字以爲別也、平原君列傳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二十人偕 猶云與食客中之二十人偕也、不參之字、魏其侯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諸竇宗室中之毋節行者、又汲鄭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猶云賈人與市者中、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高帝紀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猶云徒中壯士之願從者也、原文皆不參之字、其辭義亦不因之而晦、

三賓次

名代諸字凡爲動字之止詞與爲介字之司詞者則在賓次已詳言矣又句讀中凡名字用以記地記時記價值記度量記里數類無介字爲先者皆可視同賓次今且臚證於左

記地之式有四一所在之地二從來之地三所經之地四所至之地史籍中記所在之地與所至之地間無介字爲先故所記之地列於賓次

大宛列傳 天子始種首蓿蒲陶肥饒地 肥饒地者記所種之地也猶言種之於肥饒之地今無介字以先之肥饒地形同

賓次、張耳陳餘列傳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善地惡地者、猶言王之於善地惡地也、刺客列傳見燕使者咸陽宮、咸陽宮猶言見之於咸陽宮也、項羽本紀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新安城南者、阬之於新安城南也、逍遙遊立之塗、匠者不顧、立之塗者、立之於塗也、以上所引、皆記所在之地也、游俠列傳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不中訾、徙豪富茂陵者、猶言徙之於茂陵也、此記所至之地、亦無介字爲先、高帝紀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送之於驪山也、

他記地之式有介字動字爲先者、無庸贅論、記時之式有四、

一事成之時、二既往之時、三幾時之久、四未來之時、凡此四時、類無介字爲先、故亦列於賓次、

庚桑楚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七日七夜、記路程之久、徐無鬼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其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數日旬月期年等語、皆記去國之久也、傳二十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十九年者、記既往至今之時也、李斯傳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六世者、記自往至今之時也、養生主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十九年者同上、李廣傳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

自僮以臨有北平盛秋、盛秋者、謂以日後師至之日也貢穀
御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是時與二十餘者皆記時也
逍遙游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宿與三月、皆
記聚糧之久也、張釋之傳張廷尉事景帝歲餘、歲餘者記所
事之久也、衛綰等傳元始中條功臣不以罪絕者、元始中記
其時也、至如春秋之紀年月日、與傳中之追記一事而言初
者、皆記其時也、論語之三年有成、爲邦百年、教民七年則記
始終成事之久、經史記事所在皆有、皆無介字爲先、故以列
於賓次
又記地、記時之語、率用上下左右內外中間邊側等字綴於地

名人名時代之下概無介字爲先蓋上下內外諸字即所以代介字之用故泰西文字遇有此等字義皆爲介字

陸賈傳居蠻夷中久殊無禮儀蠻夷中言所處之地又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其一馬上者言其處也又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間者同上叔孫通傳何足置之齒牙間間者同上又爲綿蕞野外習之野外者亦言處也書張中丞傳後敘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巡上其下者皆指所處之位也齊策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曰上曰內曰間曰上者皆言

其所也。魏其傳所賜金陳之廊廡下。又屏居藍田南山下兩言下皆指其處也。匈奴傳天子自將待邊。邊字單用。亦記地也。張耳陳餘列傳趙人追殺王婢道中。道中者指其處也。淮陰侯列傳斬成安君泜水上。泜水上者記地也。魏公子列傳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前者指處也。刺客列傳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政之旁言死之所也。逍遙游云楚之南有冥靈者。又云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又云翱翔蓬蒿之間。又云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南北間山陽諸字皆指其所也。徐無鬼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側者亦指處也。張禹傳上親拜禹牀下。牀下者指其處也。外戚傳乎

請對府者、對牘背者記手書之處也、黔注何休傳據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下者指其處也、後漢少孚序子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外者亦指其所也、秋水我知之濠上也、濠上記地、陸賈傳一歲中往來過客、率不過再三過、一歲中者猶云於一歲之中也、王尊傳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作賢作佞、豈不甚哉、三期之間、亦言其時之久也、庚桑楚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千世之後、指將來之時也、新修滕王閣記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數日之間同上、成十三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之間亦同上、送殷員外序酒半云云、酒半者宴會之中也、

以上所引中外間後半諸字、皆以記時、而無介字先之者、

秋水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濠梁之上記地、而先以於字爲介、庚桑楚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 堯舜之間記時、汲鄭傳質責湯於上前 上前記其處 平原君列傳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堂下者指其所以上引用上下間等字、皆記地記時、更以介字先之者、

凡記價值度量里數之文、皆無介字爲先、故以列於賓次、

田子方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二分者言足垂不外之度也、逍遙遊請買其方百金、百金者言買方之價也、陸賈傳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千金言橐金所值之價也、東方朔傳朱儒

長三尺餘，秦一麥，粟鈇二百四十，三尺一麥與二百四十凡皆言度量也，霍光傳長財七尺三寸，七尺三寸，言身度也，劉子列傳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八尺者亦言身度也，漢生孔子瀧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三十仞言度四十里言里，十二諸侯年表序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百里五十里言所封之里數，馮唐傳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六級者言所差之度，灌夫傳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一錢者言所值也，貨殖列傳自汧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千里者言沃野之里數也，李廣傳未到匈奴東二里所止，二里所者二里餘也，言相間之里數也，留

從世家父失里所。里所同上文。溝洫志水適至隄半，記出地上五尺所。五尺所言出地之度也。大宛傳匡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沿。六萬餘枚，言伐木之數也。廉頗列傳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斗米肉十斤者，言所食之量也。大宛列傳烏孫在大宛東可二千里。二千里者，言相去之里數也。又控弦者可三十萬。三十萬，記數也。游俠傳家爲錢推重百二十斤。百二十斤，記量也。外戚傳昏夜平善，鄉晨，傅粉黛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十刻者，記漏度也。賈山傳又有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數十仞，言高度也。五里千步，言廣袤

之度也、又通度五十步、三丈而樹、五十步、廣度也、三丈者相間之度也、上引諸書、或言價、或言度量里數、皆無介字爲先者、故以列於賓次、

更有名字不爲起詞、而置先動字、或言所事之緣由、或言所用之宜、或狀形似者、其皆可視同賓次、

臨賈傳過病免家居、病者因病而免、言免之緣由也、家者言所居之處、狀其居也、病家二字名也、而各在免居兩動字之先、既非起詞、故視同賓次、

留侯世家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義者言不受辱之故也、餘同上

商君列傳我言若王色不許我、色者王所見於面者、以見其不許也、前言二者也

戰。未能自決。心戰者。交戰於心中也。知北遊故九竅者胎生。
八竅者卵生。胎卵者。言所從生也。萬石君傳萬石君必朝服
見之。朝服者。言往見之容也。魏其傳乃效女兒呫囁耳語。耳
語者。以耳與語也。又腹誹而心謗。心腹者所用之官司也。平
原君列傳十九人相與目笑之。目者所以笑也。又毛遂左手
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左右手者。皆以爲所事也。上于
相公有手拔日觀。心惟其義。手目與心。皆所用之官司也。潮
州謝表故遣刺史面問疾苦。面問者。猶身親問也。進學解先
生日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口手同上
萬石君傳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肉袒者。形謝罪之

狀也。況鄭傷黠禍心不能無少望、禍心者、言所以望之故也。魏刃子傳公子威振天下、威者、所以振天下者也。他如屈原傳之蟬蛻、賈誼傳之席卷、囊括、韓文之蜂屯、蟻雜、刃迎、縷解、神施、鬼設等語、諸名之先於動字者、皆所以狀之也。故視同賓次、

同次三之四

四 同次

凡名代諸字所指同、而先後並置者、則先者曰前次、後者曰同次、至前次同次、或一名也、一代也、或皆名也、或皆代也、皆可。

同次云者、猶言同乎前次也、同乎前次者、即所指者與前次所

指爲一也、凡主賓偁三次、皆可爲同次、則皆得爲前次、

禮書自子夏、門人之高弟子也、猶云、子夏爲前次、門人之高弟子者、即孔門弟子之高者、故高弟子爲表詞、亦指子夏、與子夏同、故曰同次、莊生臣、工人何術之有、臣斵輪者自稱、工人重稱所執之事、工人所指同乎臣、故臣爲前次、工人爲同次、陸賈傳足下中國人、足下、呼佗也、中國人者、表其所自出也、足下前次、中國人同次、順宗實錄伾、杭州人、又云、執誼杜黃裳子壻、與前同解、霍光傳臣、外國人、不如光、同前、貨殖列傳夫倮、鄙人牧長、請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亦與前同、駢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二

人與臧穀同次以上所引皆主次、趙策鄭袖生子男立爲太子、子資次而爲前次者男表其所生之子爲男也、指同乎子故爲同次立爲太子者猶云立之爲太子也、故前次爲之字不言而喻、猶云立之爲太子也、太子其表詞、而爲同次也、答呂醫山人書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趨死不顧利害之人加於足下之後、與爲同次而皆賓次、魏公子列傳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公子姊前次夫人其同次、皆在主次、趙惠文王弟前次平原君其同次、皆在偏次、許國公神道碑銘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者前次司徒其同次、皆在偏次、

同次之用有三、一申言以重所事也、

公宣十二莊王親自手旌、親自代字與莊王同次、申言之所以鄭重乎旌也、張釋之傳此人親驚吾馬、親同次實指此人、所以重其罪也、萬石君傳取親中帬廁腧身自浣滌、身自重言與起詞同次以表其孝也、

二重言以解前文也、

留侯世家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彊秦者、仇之同次、解所報之仇也、項羽本紀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京索間同次解滎陽南之所在也、昭三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若而人同次直括以前所稱也、淮陰侯列傳至如信

者、國士無雙、國士者同次、所以稱信也、文帝紀朕爲皇帝側

室之子、側室之子同次、朕自稱以明所自也、馮唐傳夫士卒

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家人子同次、以言士

卒若何人也、又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魏尚同

次、以名雲中守也、定十公合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夾谷者、以

正祝其之稱也、因與同次、匈奴列傳匈奴遠走亡匿於幕北

苦寒無水草之地、苦寒無水草之地、所以解幕北之荒涼

也、與幕北同次、淮陰侯傳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敗亡之虜、以解臣之無可爲也、與臣同次、秦策且秦萬乘之

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兩萬乘之國、各爲秦梁之

同次、解所以對比也、

三疊言以爲警嘆也、

大宗師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兩呼吾師、所以嘆美之也、穀僖十天乎、天乎、國子之罔也、子何遲於爲君、兩呼天者、明其無告也、酷吏列傳臣誠愚陷諱、死罪死罪、兩稱死罪、以申儆也、李斯列傳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兩呼時者、以發深省也、論語噫、天喪予、天喪予、重言一句以自嘆也凡重言一句、皆有警嘆之意、故重言之句亦引之公哀十四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

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重言孰爲來哉、驚辭也、又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與人焉廋哉等句、皆以發其驚省故重言耳、

同次之例有二、一用如表詞者、其式六、一凡靜字用爲表詞者亦在此例、若與所表者同也、

史記屈原列傳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所有約微絜廉四靜字、各表其起詞而與之同次焉、大宛列傳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好者、馬之表詞、文二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大小者、新故鬼之表詞、蕭相國世家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貧以言東陵侯、美言瓜、皆與同次、齊物論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道通爲一者、猶云道則通所舉者之爲一也、故一者表所舉者之相同、隱與所舉者爲同次、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一也者、表三史之相同也、張敞傳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一切靜字以贊太后、皆同次、原毀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以言古君子之責己、輕以約以言其待人、皆爲表詞、而各與起詞同次、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美士表韋侯、顯曹表考功、僻郡表盛山、皆與同次、此則以名字爲表詞矣、

二凡注解之句概以也字爲煞者其表詞或爲名字或爲一讀、而其次必同乎起詞蓋注解者所以決起表兩詞之爲一也、

逍遙遊 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猶云南冥即天池之地、齊諧即志怪之書、故天池與南冥同次、志怪與齊諧同次、

學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云云、此皆注解之文、所注者必與所解者同次、而公穀二傳、往往以問答之讀爲注解、夫所答必應其所問、故答者必與問者同次、學者可檢閱之、

三凡封拜傳稱諸動字後概加爲是諸字、而後或用名字、或用靜字爲表詞、則其表詞、必有與爲同次者、

陸賈傳 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拜字後南越王與尉佗同

次、此與前兩節同義、蓋所問爲字、即用以次前後兩詞之爲一也、李將軍列傳、後廣轉爲邊郡太守、邊郡太守與廣同次、汲黯列傳、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淮陽太守與黯同次、霍光傳、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郎與光同次、烏氏廟碑、王丘、詔用爲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爲字後一切官名與烏公同次、記宜域驛、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是字後昭王井與上井字同次、凡傳述稱謂諸動字後用爲字者、率皆如此、儀十八、策命晉侯爲侯伯、侯伯與晉侯同次、知北遊、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神奇與臭腐並爲同次、又叔孫通列傳、天下合爲一家、凡

化合諸動字後有爲字者視此、

四史籍中、往往用以爲二字以爲有兩解、一作謂辭者、則以爲二字必聯用、一作以此爲彼者、則以爲二字可折用、而爲字先後兩語必同次、

文王世子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此以爲謂辭也、猶云女謂何如也、非此例也、晉語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少遠皆靜字、各與尹鐸晉陽同次、必以爲歸者、猶云必以晉陽爲所歸之地、歸與晉陽同次、燕策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事與齊字同次、馮唐傳景帝立唐以爲楚相、楚相與唐同次、以爲二字經傳

習見，變用不一，後詳。

五　凡靜字先後動字以狀起詞者，應與起詞同次。萬石君傳　內史慶醉歸，醉者，所以狀慶歸之容也，先乎動字，與慶同次。貨殖列傳　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悲歌慷慨皆作靜字用，後乎動字，以形丈夫聚游之狀也。霍光傳　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小心謹慎皆靜字，後乎動字，言霍二十餘年出入禁闥之容也。淮陰侯列傳　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下八字皆靜字，以言項王見人之容也，東方朔列傳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少長靜字，先乎動字，以言朔失養之時也。賈誼傳　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

之介、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堅信無私皆靜字、各後其動字、以狀起詞、諸引所有靜字、皆狀起詞、故與起詞同次、

六凡謂言諸動字、訓是爲解爲之意者、則先後兩語所次必同、蓋其後語猶表詞也、

孟生之謂性、性與之生同次、猶云生謂之性也、又此之謂大丈夫、猶云此謂之大丈夫也、商君列傳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三句同上、莊二十二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世家作是爲、故是謂者、猶云此爲也、光與是同次、推此所謂二字義亦相同、學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修身與所同次、

而所字與下文者字互指、閔三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此所字指上文而六逆與所同次、高帝紀高帝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此所字上指竹皮冠劉氏冠與所同次、繫辭德言盛、禮言恭、盛恭兩字各爲表詞、僖十五歲云秋矣、秋與歲同次、成十二日云暮矣、暮與日同次、總之動字之後、或名代諸字、或靜字、用如表詞者、必與前詞同次、

其二用如加語者、式有六、凡名代動靜諸字所指一、而無動字以爲聯屬者、曰加詞、詳觀本節初引諸文可知、

一凡官銜勳戚諸加詞先後乎人名者、皆曰加詞、

陸賈列傳右丞相陳平患之、右丞相官名、加於陳平人名之先、項羽本紀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無咎曰、海春侯勳名大司馬官名、加於曹無咎人名之先、趙充國傳令先零先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首帥名王官勳之名、附於楊玉本名之後、李斯列傳乃求爲丞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丞相文信侯、亦官勳之名、加呂不韋本名之先、而皆在偏次、廉頗列傳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馬服君勳名、加於趙奢本名之先、皆爲偏次、又子者五倫之名、加於趙括本名之先、又嘗與其父奢言兵事、父亦五倫之名、

加於各本名之先、前丹傳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此句加詞有侍中官名、樂陵侯勳名、帷幄近臣職名、朕之所自親所字加詞、在氏族高姓之先後一又之字重指前名、亦加詞也、詳下、與鄭相公書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此指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友者五倫之名、太子舍人官名、加於樊宗師本名之先、其官銜勳戚諸名概先置、而謂之加詞者、蓋以本名乃諸名所加之本也、否則以後之者爲加詞亦無不可、總之諸名先後連置、而所指同者、則所次同、同則必有爲之加詞者矣、

二凡諸詞相加、所稱雖同、而先後殊時者、亦曰加詞、

盧君墓誌銘余之宗兄故起居舍人以道德文學伏一世、故起居舍人明其前爲舍人也、今與宗兄同次、亦曰加詞、汲鄭列傳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以死生兩動字同指一人所歷之境、貧富貴賤四靜字亦然、河南府同官記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故今兩官名同指一人、

三約指遂指代字、加於名代諸字之後、以爲總括之辭者、曰加詞、

項羽本紀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皆約指代字、總結若屬所指諸人、皆與同次、朱雲傳所過皆敬事焉、皆者、重指所過之

居也。張陳劉傳秋毫皆高祖力也。皆指秋毫所表諸事也。趙廣漢傳其強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家家猶逐指代字。分指強宗大族也。司馬遷傳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俱字約指以上兩人也。齊物論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俱字並指以上人已諸稱也。趙策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各者分指二子此節可與逐指約指諸節參觀。

四凡先提一事而後分陳者亦曰加詞。

附四皆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三不殆總提國險多馬多難加詞歷數其三不殆也。論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行忠信歷數四教也。又德行顏淵閔子騫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此類也、高帝本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殺人者死至抵罪乃歷數三章也、商君列傳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同上、李將軍列傳其治米鹽大小事、皆關其手、先言其治下敘所治之事、又叔孫通列傳儀、先平明、謁者治禮云云、至以次奉賀皆歷數早朝之儀、而儀字先提、司馬遷傳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所敘上之次之外之下之四者之末能、皆所以自惟之事、

論小功不稅書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外父、常服則曾祖祖父母也、最多後、皆歷數小功之服也、孔公墓誌銘故事、使外國、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故事總提、以下敘明其事也、

五起詞止詞後、凡繫讀以爲解者、亦曰加詞、河渠書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佗小渠句之起詞、披山通道者、所以解佗小渠也、師說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古之聖人起詞、其出人也遠矣、續加之讀也、楚策於是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

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李園女弟讀之起詞初幸春申君有身續加之讀也、天運彼人之所引并引人也、彼起詞人之所引加讀也、襄十四與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南鄙之田止詞也、續加兩讀以解之、曹相國世家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郡國吏擇之止詞後加讀以解之若此之數不可勝道參觀按讀代字可加詳焉、

六凡動字名字歷陳所事後續代字以爲總結者亦曰加詞、

大宗師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墮黜離去諸動字但言事、此代字也、統指以前四項而爲句之起

詞、鼂錯傳文五之游、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從言車騎弓弩長戟矛鋋諸地、句法相同、此字總指上文、劉歆傳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此字重指上文、管晏列傳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是字總指四名、

又或句中止詞先置句首、而於動字後以之字重指者、亦可附於同次之列、以兩者所指同一事、又同一次也、

僖十三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之指詞重指險阻艱難也、故險阻艱難、既爲止詞而置先句首者此也、下同、又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之與上同、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之指詩三百也、又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指聖人、燕策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之指死馬、漢鄭傳大將軍竇侍中上賜周而視之、之指侍中、送陳秀才彤序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之指陳彤、重修滕王閣記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之指句首江山之好與登望之樂也、管晏列傳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之指管仲、由是凡句中主次或偏次先置句首而後以其字重指者亦此例也、

老莊列傳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三其字皆爲主次各其句首鳥魚獸三名字也、獲麟解角者吾

知其爲牛云云、同上、顯揭此數子、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此數子者、空置句首、不屬下文、其字在主次重指之、孟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梓匠輪輿、空寄句首、與下文無涉、其字偏次重指之、論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同上、送楊少尹序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其字同上、馮唐列傳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其字偏次重指馮唐也、後論句法加詳、

更有名代等字連書而意不列者、概用與及以及爲連及之辭、今附記於此、以平列名代諸字所指或與而所次盡同也、論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利命仁三事不列、皆同爲言之賓次、

而以與字連之。齊物論：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我若兩字代字也，人名也，今以與字連之。原道：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仁義道德連書，間以與字。逍遙遊：蜩與學鳩笑之曰。與字以連蜩鳩兩鳥。論：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天道兩名也，與以連之。刑法志：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與字以連諸色人也。隱元：生莊公及公叔段。及字連兩本名。酷吏列傳：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及字所以連鼠、肉也。又：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及字以連故人子弟與貧昆弟也。大宛列傳：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

采及諸旁國及字以連旁諸國與以上平列之國名也、趙元國傳充傳故田及公田民所未至可二千頃以上、及字以連故田與公田也、平原君列傳平原君以相國惡文王及孝成王、以字以言所相之兩王也、霍光傳賜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與字以連惧子也、項羽本紀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出入非常作兩名用與以連之辭云備他盜出入之路與非常之事也、老莊列傳夫子之驕氣與多欲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與字以連驕氣多欲也、項羽本紀每吳中有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兩及字皆以連諸名也、文三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

及字以連兩地名也、由是觀之、凡記事之文、概以及爲連、故左傳史漢概用之、而論事之文、概用與字、禮小功布衰裳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兩與字遞連諸色下殤也、漢光武傳詔地利陵及沮陽次陽步兵與其上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三色人名字稍長、則參用與及兩字以連之、孔公墓誌銘親戚之不仕、與從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與字以連兩讀也、送溫處士序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不明、奚所咨德而問業焉、三色人名字稍長、則參用以及與字爲連也、邑預與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

無不具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凡歷數諸項、則用以及及至為連、亦無不可、

古籍中若如兩字間代與字以連諸名者、然非其常、以字之代與字也僅矣、

成十六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猶云我與羣臣也、儒林傳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若猶與也、贈張童子序縣後升於州若府、言州與府也、襄十三防局孟書歷言器與屬也、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夫人入、言公與夫人也、論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言與五六十也、庚鄭傳隨

王問椒舉曰、子泰也何如、母子、孰吉、言子與母子也、昭二十六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此以與字以連有無季氏之兩事也、孟、得之爲有財、爲亦解作與字、送楊少尹序、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以否者猶云與否也、

靜字三之五

靜字所以肖事物之形者、形者附事物而生、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是故靜字、統分兩門、曰象靜、曰滋靜、象靜者、以言事物之如何也、滋靜者、以言事物之幾何也、曰如何、曰幾何、皆形之顯著者也、象靜之

字至多義、詳於前、茲不復載、

更有以公名本名代字動字狀字用如静字者、夫字無定類、是惟作文者有以驅遣之耳、

以他類之字用如静字者、如王道王政臣德臣心之類、王臣二字本公名也、今先於其他公名、則用如静字矣、又齊桓晉文堯服舜言之屬、齊晉堯舜皆本名、今則用如静字、吾國吾家其言其行諸語、吾其二字、皆代字也、今則用如静字、饑色餓莩諸語、饑餓本動字也、今則用如静字、至逍遥遊云腹猶果然、果然本狀字也、今爲表語、用如静字、而史籍內欵欵之愚、拳拳之忠、區區之薛等詞、凡重言皆狀字也、今則用如静

字、遍閱古籍、其以他類之字用作靜字者、所在皆有、故略舉一二以示隅耳、

靜字有兩字同義者、

如公忠賢良端莊聰明優遊從容空疏辛勤雍熙渾穆慷慨曠遠倜儻偃蹇狠愎奇特豪逸奢靡跅弛驕吝精微之屬、

有兩字對待者、隨所用爲類耳、

如窮通安危昏明賢奸公私縱橫榮枯精粗高下方圓妍媸曲直清濁强弱厚薄長短眞僞優劣通塞之類、

靜字諸用、

靜字先乎名者常也、單字先名者槪不加之字爲襯、

孟子有老子慈孫孤臣孽子廣土衆民令聞廣譽等語、皆單靜字各先於所附之名、周子方當是時猶衆人也、衆靜字先乎人以明與人同衆耳、匈奴列傳臣追念前事薄物細故、前薄與細皆靜字也而先於名李廣傳故李將軍、又云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故今靜字也而先乎將軍、又將軍名非單字而單靜字先之無加也、刺客列傳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又云皆白衣冠以送之、利白兩靜字皆單字也先於雙字之名、無加無加者卽不加之字爲襯也孟子云、今之樂由故之樂也、今古單靜字先於樂而加之字爲襯、非常例也、循吏傳與我共此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良靜字先於

三字之名亦無加也。項羽本紀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大小細單靜字皆各先於所附之名。東方朔傳樂成功就敗事又逆盛意犯隆指。成敗盛隆皆單靜字而各先於其所附之名無加。

偶者亦先焉惟襯以之字若偏次然不襯者僅耳胠篋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惴耎肖翹皆偶靜字也先附於名間以之字以便口誦也。賈誼傳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膏腴要害亦偶靜字也同上。淮陰侯列傳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倦弊偶靜字。齊策今君有區區之薛無纖介之禍者。區區纖介同上。荊潭唱和詩

夫和平之音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音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四音之先各附偶靜字皆間之字、上于相公書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超卓雄剛、偶靜字也、奇材俊德、偶名也、兩相附焉、亦參之字以爲別、王吉傳數以輿馳之玉體、勞動者之煩擾、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與上同、封禪書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怪迂方士、一靜一名、皆偶也、而參以之字、張丞相列傳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所敬憚乃可、貴彊偶靜字、附於相字單名不襯之字、詞氣更勁、上鄭相公啟代公自無丞乘亦爲報答哉、又念無涯時才用、斷不再得更、得一第爲名可

自罷去、不齊如乘游唯、無一分肖精必、顧失大什于纖介之、如邱山哉、顧藉與纖芥、皆偶靜字、附於單名而不襯之字、亦可、

靜字同義、而蟬聯至四字六字、先附於名者、亦惟一襯之字而已、大宗師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遙蕩等六字同義、附於塗字、參之字爲襯、封禪書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怪迂阿諛苟合、皆靜字也、附於徒字、惟襯之字而已、上梁相書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擬其冠、于

于焉而來矣、八靜字皆附一名之字間焉、又屈弱守約、亦時有啟滌怨繫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感激等六字同上、

對待靜字、如附單字之名、率參之字附於雙字之名概無參焉、

有兩三靜字、類別而同附一名者亦然、其先後則以其義爲差、

貫山傳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大小輕重、對待之靜字也附於單字之名、

故加之字以四焉、蕭相國世家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多少彊弱同上、莊十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大小同上、

匈奴列傳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云、左右對待靜字、附於

雙名不參之字、撫公事碑銘考定新舊十式爲三十篇新舊對待靜字附於雙名不參之字、送張道士序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古今文武、皆對待字、一附單名、一附雙名皆無之字者、兩句平列、故一之也、叔孫通傳事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諸故羣三靜字其類不同、諸者代字而用如靜字者、故羣者、象靜字也今附於盜、而不參之字其先後率以其義爲斷、僖十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是藐諸、皆可視同靜字、附於孤字單名而無之字爲間、詩經之彼茁者葭、與嘉栗旨酒、皆此類也、留侯世家諸將皆陛下故等夷、故等夷三靜字、義別、單用而爲表語者

凡單靜字同附一名、則以意之所重輕者為先後焉、

靜字單用如名者、前文必有名以先焉、孟 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小大兩靜字今單用如名、以前文有牛羊兩名在先、故知小大所指之為何、又 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一八兩靜字、今單用如名、以前文有鄒楚二國相比之說先焉、故知一八所附之為何、論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諸滋靜字單用者、蒙上文邦字而言也、淮陰侯列傳 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長短靜字單用、承上文兵字而言、蕭相國世家 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以五者、以五錢也、論衡 法狀適罰所在

百姓、貧多富少、貧富單用承上文百姓而言、仲尼齊也齊也

且有二與七十二與七十、指上文所引之人也、孟則賢不肖

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賢不肖單用蒙上文父兄而言、又雖

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小大貴賤單用、皆

蒙體字、昭二十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

入周疏、以相濟也、靜字二十單用、皆承上文聲字、[illegible]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老弱兩靜字、

單用蒙上民字、李斯列傳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

直、可否曲直皆靜字單用、蒙上人字、淮陰侯列傳大王自料

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勇悍仁彊靜字獨用、貼自字、屈原列傳

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智愚賢不肖貼人君、潮州謝表子孫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親疏遠邇貼人庶、僖二十八及而玄孫、無有老幼、老幼兩字同上、人間世凡事若大若小寡不道以懽成小大不道皆靜字單用上貼事字、賀公墓誌銘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愚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莫與公有怨嫌者、愚姦易險等皆靜字、上貼人字、凡無有兩字後承以對待靜字所以分別上文所名之人物、此種句法最爲習見李將軍列傳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盡淚、老壯兩字同上

無先焉而靜字單用者則所指人物、必其顯然易知者也

易謙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云、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盈謙靜字、用各不同、並無前文以先爲然、用以各指其義則甚明也、多寡兩字亦然、左十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可難弱昧、皆靜字單用、而上無所承、然皆明知所指之爲何也、荀子議兵、故兵不血刃、遠邇來服、遠邇靜字指遠邇之人也、前文並無人字、漢書列傳、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授也、中外靜字皆知中指朝、外指邊將也、尹翁歸傳、緩於小弱、急於豪彊、小弱豪彊諸靜字指如斯之人也、賈誼傳、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加靜字單用

皆無前文爲先焉，然無不知所指爲加斯之人也。後漢宦者傳：中外服從，上下屏氣。中外上下諸靜字，雖無前文，而所指爲何，則類然共知者也。

前文名字不一其類，後用靜字爲別者，則殿以者字，代指其名也。若約數，則名字先置以爲母，靜字後置以爲子，殿以者字，亦以代名也。母子間概參之字，其不參者，避重也。前文無名而突用靜字，以者字爲殿者，則其靜字必習用者也。

功臣侯年表序：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小者，猶云小侯也。者殿小字，以代上文侯字耳。溝洫志：令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陿遠二靜字，所以言上文隄防之名

別也皆殿者字者王以代隄防也、順宗實錄經得晏之出分嚴必擇其當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善惡者闕之分別也、賈誼傳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試請言其親者又云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親疏二靜字所以分貼前文所封之王侯也者字殿之以指王侯、宣十二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弱昧兩靜字承上文而言者字所以指國也、[illegible]國[illegible]三十一且年未滿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八九十靜字者字所以指有是年之人也、文元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者字承上文太子而言、匈奴列傳有罪小者軋大者死、小大者罪之別也者代罪字、荀子榮辱通者

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窮通兩靜字所以類別前文也、又材愨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諸靜字皆遞承上而言者字指其人、至孟子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二者總指上文論語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五者呼起下文蓋二五皆靜字殿以者字所以實指其事也、

孟是則罪之大者、罪名字先置爲母大者後置爲子中間之字以明罪字之在偏次罪之大者猶云諸罪中之大罪也故者字所以代名也、孟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四句皆約數猶云諸聖

中之清聖云云、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解與上同、惟毋子之間不參之字者、已有之字在先、避重也、襄三十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忠儉兩靜字、猶云諸大夫中忠儉之大夫也、泰侈者頂接上文、猶云大夫之泰侈者、餘同上、新修滕王閣記、於是棟楹梠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句法同上、何蕃傳、於是擇次蕃之群行卓卓者、卓卓重言、用如靜字、不曰蕃之群行之卓卓者、避重也、

襄三十一年、閔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大

小遠近皆靜字、並無前文爲指、而各助以者字者、皆習用字所指者不言可明也、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近者悅、遠者來、孟子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未嘗有顯者來諸句、者字前蒙以靜字、皆無前文爲指、經史內類此者所在皆有、蓋皆習用之靜字耳、

靜字不附名字、而先以其字者、必有所指也、若兼助者字、則各有所指也、至其字爲母、則附其後者概爲滋靜之字、所以言全中之幾分也、

匈奴列傳、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羸弱靜字不附名字、今以其字蒙其先與上文其字同指、冒頓也、若將其字指兵、則

傳云凡兵中之羸弱者如是則爲約分矣又匈奴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老弱肥美皆靜字單用不附於名各以其字眾之者皆指匈奴也僖二十八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舊靜字眾以其字指田也新不眾其字者指上文舊字也朱雲傳臣願賜尙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餘亦靜字其指佞臣也李斯列傳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高大皆靜字各以其字先之一指泰山一指河海也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異同兩靜字而各其先以其字所以指上文天地又各

助以者字所以指上文萬物也且有其者二字一先焉一後焉則語氣較爲確實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大小兩靜字而各先以其字指上文天所與者也各助以者字一指心一指耳目也趙策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近遠二靜字各以其字爲先者指上文諸侯也亦各以者字爲助者又指或近或遠之諸侯也

孟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一二言數滋靜字也其字指上文三達尊也猶云惡得有三之一以慢三之二哉貨殖列傳計然之策也越用其五而得意其五者猶言七策中之五也

魏策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上下指序亦滋靜之類也其下其上者三者之下三者之上也平準書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指上文沒入之緡錢猶云以沒入緡錢之半畀之也昭四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其一參分力之一也送鄭十校理序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同上送鄭尚書序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其字指七十州猶云七十州中之二十二又七十州中之四十餘州也

凡靜字反用者狀以不字而已

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屑潔

兩靜字今反用其意、故以不字狀之 天下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不該不徧解同上、論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不淫不傷者、反用淫傷兩字之意、連以而字者、明其爲對待也、襄二十九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携、等語亦此志也、昭二十六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羣弔皆靜字、反用則不之、不曰羣而不弔者、非對待也、

若靜字先名而有淺深對待之義者、概參而字、以且兩字亦習用焉、有參以又字者、惟從未見如名代諸字以與及並等字爲連者、此名靜兩種字之別也、不然、必其靜字用如名字者也、如兩靜附名、有反正之意、則正先反後、而以而不兩字連之、不用

不字則用狀字之有弗詞者亦可、列禦寇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諸靜字皆耦而有對待之意故以而字連之惟長若不肖猶言有技與無能者用如兩名故以若字連焉若者及也、庸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隱對待靜字而字參焉後漢崔駰傳指切時弊言辨而确同上繫辭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一用而一用以則以而兩字可通用之明證、勝義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解同上、鄆州谿堂詩序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以而兩字互用、荀子議兵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嚴威必信、

義有淺深參以以字、送孟東野序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解如前論犁牛之子騂且角、使驕且吝、富且貴焉、貧且賤焉、則參且字者義有淺深也、上于相公書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兩且字爲連者明靜字之義各有淺深也、公隱元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長賢兩靜字參以又字者義猶且也、以又字爲連者少見、逍遙遊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而無而不爲參者皆言其義之有反正也、以而不爲連者、經籍中往往而有、前節所引可參證、太史公自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寡雖少諸字

皆所以不之也、列禦寇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知言皆動字、亦以而字參之、詳後至天而不人句、天人兩名用如靜字、故而字參焉、游俠列傳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猶云關中賢豪、無論知之者與不知者云、故知字本可動可靜字也、而此則用如名字、故以與字連之、不可不辨也、使解如靜字、應云知而不知、則費解矣、

象靜司詞

象靜後之司詞、猶動字後之止詞、所以足其意也、司詞有直接者、則無介字、否則概以於字爲介、介以以字者、不習見也、記數

靜字無司詞、

論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寡、靜字也、所寡者何、尤與悔、其司詞也、逍遙遊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善、靜字、所善者何、爲不龜手之藥也、爲、動字而爲所司也、善後習用爲字、如孟子善爲說辭之類、然有司別字者、河渠書於是爲發卒數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岸善崩者、岸易崩也、崩乃善所司也、孔光傳上重違大臣議、所重者何、違大臣議也、貨殖列傳其俗剽輕、易發怒、所易者、發怒也、曹相國世家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所貴者、清靜也、應帝王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固、靜字、猶

云而固持己見以爲得道乎、孟不遠千里而來不遠者不以千里爲遠也、王霸傳明愼所職、毋以身試法、明愼者何所職之事也、齊策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所重者與秦戰、所輕者爲之臣也、趙充國傳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猶云羌虜易破以計、難碎以兵也王尊傳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原道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敎易行也、太史公自序其實易行、其辭難知、皆同一句法、是猶爲君難、爲臣不易兩句、倒其文曰君難爲臣亦不易爲也、其義一也、又留侯世家羽翼已成難動矣、與答楊子書知人堯舜所難、句法同前、惟應科目時與人書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

此以不難兩字爲表詞、如變其文曰不難上下於天也、則與以前句法無異、若知人堯舜所難句、猶云知人之事、堯舜所難也、所先難字者、接讀代字之例、是如云堯舜亦難知人、故文帝紀是吏奉吾法不勤、而勸民不易也、又張釋之傳謝曰教兒子不謹、皆以司詞先置而以靜字爲表詞也、孟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周靜字、于同於介字、故于利于德、其司詞也、又同上又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於心者、不慊之司詞也、又因於心、衡於慮、而後作、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於上於下、皆靜字之司詞、天下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逍遙遊夫子固拙於

用大矣，田子方中國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乎亦於也，屈原列傳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商君列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循吏傳拔石超遷，絕於等倫，吳志大帝傳性多嫌忌，果於殺戮，答陳商書是所謂工於鼓瑟而不工於求齊也，進學解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孔公墓誌銘公於是乎賢遠於人，以上所引，其靜字司詞，皆以於字為介，凡以言其所在耳，

項羽本紀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易靜字以亡其司詞，河渠書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以行平地難字司詞，孟頫夫子明以敎我，以敎明字司詞，

滋靜三之六

滋靜諸式 一

滋靜言事物之如干也、凡以言數也、滋靜象靜、皆靜字也、故用法大同、惟滋靜一字一數、無對待、無司詞、無比品、甚質言也、凡滋靜所獨而不同於象靜者、今特詳焉、

滋靜言數、數別三式、

一數目凡可以爲加減乘除者皆隸焉、如一二三四什百千萬之屬、疇人家言數、不言其所數、他言數者、必有所附之名、數先於名者、常也、

[illegible]二十聲亦如味、一氣 二體 三類 四物 五聲 六律 七音 八風

九歌以相濟也、一二三四等、皆以一遞加、以至於九、是爲諸數之根、九加一爲十、由是十十爲百、十百爲千、十千爲萬、凡數先名、所以言名之多少、如其數也、六律者、律有六也、餘倣此、至數之加減與其乘除、別詳數學、

而經籍中率後之者、蓋凡以爲表詞耳、庸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猶云天下之達道有五焉、所以行之者惟三、故五與三兩數後置者、以爲表詞也、禮器儀三百威儀三千、猶云禮儀有三百之數威儀有三千之數也、酷吏列傳小羣盜以百數、大羣至數千人、猶云小羣盜之人有數百、大羣盜有數千、故原性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即云

性有上中下三品也、公僖十六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又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猶云視之則爲石數之則有六焉又如云視之則有六察之則爲鷁也、以上所引凡數後者皆表詞也、

非表詞而後者、必所數者可不言而喻、故凡物之公名有別稱以記數者、如車乘馬匹之類、必先之有有稱有無稱而速記者、則有者稱之無者第數之、然要皆後乎公名、

平準書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不言所數名大約隱其時習用之名、如上文言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則所數者非錢則金、不言可喻、又其後四年而漢遣

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軍十餘萬者即十餘萬人不言而喻蜀志諸葛亮傳注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强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即言數千人與四十餘萬人皆可不言也趙策使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猶云使使者致智伯一縣其大與萬家之縣等也平淮西碑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單記數者猶云大戰十六次得柵城縣二十三處降人卒四萬名皆可不言而喻曰次曰處曰名者即所謂記數之別稱也

衛霍列傳乃益賓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曰鎰曰雙曰駟皆物之別稱所以記數也秦策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猶

云謗書有餘之多也若云一篋謗書則文氣弱矣不可不辨也記物品之別稱者莫如貨殖列傳內兩段先後參差足可取法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其後又云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

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又霍光薨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椁十五具、蓋品物之稱焉、至昭三叉弱一个、荀子負矢五十個、與前引竹竿萬个个

簡同人物通稱

陸賈傳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

爲欣兵費惟錢五百萬不言其所記所謂無稱者第數之也

封拜賽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羊八十孤寡布帛二匹曰

石曰匹別稱也牛羊第數之南海神廟碑於是免屬州逋負

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米以斛稱錢無稱而皆繫

數於其後通例也

凡數書零位率參以有字言更有加也有云有者又也凡零位

不言數以餘字概之

論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有半者又一身之半也孔子世家

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有者又也文十六乃出師

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旬有五日者十日後又加五日也何奴

列傳是後六十有五年又千有餘歲封禪書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皆以有為又也。南海神廟碑於是免屬州逋負之緡錢廿有四萬同上漢書諸侯王表封國八百同姓五百有餘有餘者又零也。禮樂志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百餘篇，匈奴列傳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平準書式脫身出分，獨羊羣羊百餘，所引餘字，零解也。

二序數所以第事物之序也，用法，數先冠以第字，率單用，不先所第之名，有時第一代以相當之字，而第二第三則次之，或單言數以為第者，要皆先於所第之事焉，凡記時皆不第也。

賈誼列傳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此第一乃表詞，

然單用不先所第之名、蕭相國世家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宜第一亦單用而無名以先焉、又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同上猶云蕭何應推第一也、蕭望之傳君課第六救白服何暇欲爲左右言、第六解如前、王公墓誌銘其在陳州治譜第一、蜀志諸葛亮集開府作牧第一諸儒名第至二十四、然則凡數皆可第也、王公神道碑銘第幾人必王某也、第字先名者言當時屈指以次及之也、不若前引者爲排次耳、

平原君列傳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先言王王之第一不言可知、次者吾君猶云次於王者吾君次者遂猶

云次於吾君者遂耳。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上刑，刑之至重者，次之者，次乎上刑也，又次之者，次乎其次也。貨殖列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善者，猶云最善者，寓有第一之義，諸其次，猶云前事之次，如此可蟬聯以次至無限數。萬石君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長子者，第一子也，以下可遞次焉。平原君列傳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此單數先戰字以為戰之次

第者、昭七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一再三先乎命者所以次其命也後人第卷次則曰卷一、卷二、或曰卷之一、卷之二、又有言篇之一、章之一者至論事之次、或云其一、其二、要皆單第以數而無次第之加且率用約數法如云卷之一、猶云諸卷中之第一也其二者猶云其諸事中之第二也餘可類推

凡經傳記年記月記日皆不第也如經云三月庚戌天王崩、傳云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條皆然矣、上張僕射書九月一日愈再拜、月日不第如前、韓公墓誌銘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編時於某事之後古史法也 新

滕王閣記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祭十二郎文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劉發子常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然則以事記時、其句法已古、惟間用之字、亦如卷之一之爲用耳、文十七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此不言即位之三年、亦無不可、

三約數、即子母差分之數、母子皆數、先母後子、之字參否無常、母數之後、往往綴一名字爲別者、子數或不足爲藉、動字以明之、

曆書正閏餘正義、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

三、八十一分母也、四十三分子也、先母後子、而母後綴以分日二名、有偏有正、猶云八十一分之日也、明所分也、中參之字常也、此在曆書校勘條內、歷元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參五九皆母也、諸一字皆子也、參後綴以國字、志所分也、五九後不綴、自明、母子中參之字常也、亂巢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同前、母後不綴以名者、文已明也、律曆志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又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爲歲之日數、天官書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以上所引母後綴以度字、以表

所分也餘同上律曆志以日月爲人所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貨殖列傳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十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十九分之七與三分之一毋後皆綴以分字明所分也餘同上不過什三者毋子皆數不參之字又不過者明子數之不足也過動字也什居其六猶云什分天下之富而居其六分也故其代字爲毋而六乃其子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亦此義也逸廊道士亭彬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三之二毋子皆數中參之字常也論衡說日不當京師百分之一又淮南王列傳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

一天下安寧、有爲借於秦之時、前兩引母數後皆綴以分字、又附以吳楚者、皆以志所分也、曰不當曰不能以言子數之不足也、藏家賦事有狀其所存者、四分錄一、纔者僅足也、此亦約分之式也、汲鄭傳二者亡一焉、淮陰侯列傳以此參之、兩不失一、孔公蘊誌銘被霜露薄相枕藉死、百無一還、漢天旱人饑狀田種所收十不存一、曰亡曰不失曰無曰不存、皆參於母子數中亦常用之式也、蓋所以言約分之式盡矣、則孟尚書書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存十一於千百者、猶云存十於千、存一於百也、即百分之一也、參以於字者、存字後也、是亦一式也、陳張列傳胡不赴秦軍且存十

一二相全、匈奴列傳卒之臣指者十二三、又漢兵物故什六七、又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趙充國列傳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平準西碘顧歸農者十九、天官書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云云、諸所引母子數、皆不參之字者、

表詞三之八

表詞者、以決事物之靜境也、

首卷論句讀之成、必有起語兩詞、起詞者、爲所語也、語詞者、所爲語也、起詞或可隱而不書、而語詞則句讀之所爲語者、不可

不書、夫事物之可爲語者、不外動靜兩境、故動境語以動字、靜境語以靜字、語詞必以動靜之字爲之者常也、動字語詞、茲姑不論、靜字成爲語詞、更名曰表詞、所以有別也、故曰表詞者、所以決事物之靜境也、

靜字而爲表詞、必置起詞之後、後之者卽以決爲如斯之口氣也、口氣決而意達、意達而句讀成矣、其句讀之起詞名代頓豆無論也、而表詞則概爲靜字、然有以名字與頓豆爲之者、則必用若靜字然、

孟、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夫薄夫、皆名也、而爲起詞、寬敦兩靜字、各置其後、以爲表詞、此兩句猶云鄙夫

聞柳下惠之風、卽寬矣、薄夫聞柳下惠之風、卽敦矣、故寬敦兩字、所以決言聞風之效有如此者、又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句法同上、罪字名也、而爲起詞、小大各附於後、以爲表詞、孟子道性善、性名也、起詞、善附後爲其表詞、性善兩字道字之止詞也、又孰謂子産智、解同前句、孟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彼代字、起詞、長其表詞也、彼白兩字倣此、皆句也、長之白之則動字矣、又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孽子名也、起詞、危深其表詞也、其操心也、其慮患也、兩讀自爲起語兩詞、一以言危於何事、一以言深於何事也、猶云

獨孤臣孽子、危於操心、深於慮患、故能達也、孟 其進銳者其退速、其進其退、皆豆也、而爲起詞、銳速其表詞也、又 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夷子葬其親起詞、豆也、厚其表詞也、又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方千里者起詞、豆也、九其表詞也、以上所引皆出孟子、如是句法、最爲習用、即一書已不勝引矣、學者所當悉心玩索者也、所引諸句、皆以靜字爲表詞、而起詞有名焉、有代字焉、有豆焉、下更引他書明之、宣四 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畜起詞、名也、老靜字、附後其表詞也、猶云畜如老、猶憚殺也、故畜老兩字豆也、宣二 晉靈公不君、不君表詞、晉靈公不成爲君也、此總冒之句、宣十二

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其貳其卑、皆動字後之豆、其代字、而爲起詞、貳卑兩字各爲表詞、宣十五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鞭長與彊、皆表詞之豆、間以之字者、明其爲豆也、詳後、秦策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危靜字表詞、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者、起詞、豆也、留侯世家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黥布名也、起詞、善字表詞、猶云黥布善於用兵、故天下名將也豆也、用兵二字乃善字之司詞也、許國公神道碑將兵數十人、悉識其材鄙勇怯、指付必堪其事、其代字、起詞、下四靜

字、其表詞也、猶云悉識其或爲材或爲鄙或爲勇或爲怯也、怕謂決言其已然之象也、蓋彼之爲材鄙勇怯者於未識之先已各成爲若斯矣、今之見爲若斯者乃識者目中決其如斯也、故曰已然之象也、人間世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妄莫殃三靜字皆表詞也、其起詞皆豆也、凡溢之類也一豆、妄字其表詞也、句止、又妄一字爲表詞之豆、則其信之也莫句止、莫豆則傳言者殃、句止公隱元共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微表詞、同上、如此句法甚多、如大學生之者衆、論語古之狂也肆、又其蔽也愚、諸排句皆此例也、惟爲君難爲臣不易兩句、其起詞爲頓、即散動字與止詞、并

無起詞故也夫然楚劉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夫監楚太子將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鎧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倍三十因人之力而斃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所謂信武不仁不義又不仁不知不武皆表詞也、其起詞則皆頓也、至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何以矜爭羣黨皆對待靜字、以爲表詞、故一是爲一非爲、而連以而字耳、似此句法多不及引、

魏其列傳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天下者起詞、高祖天下、偏正兩名也、其表詞也、猶云所謂天下者乃高祖之天下也、此所謂用如靜字也、張敞傳舜本臣敞所厚

吏、吏名也、而爲舜之表詞、猶云舜本是足欲所厚之吏也、剝

剝虎者民蟲、人者甘餌、蟲餌皆名也、而爲表詞、用若靜字、然

劉歆傳、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

舊書皆有效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此數家之事一頓起

詞也、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兩豆皆爲表詞、猶云此乃

先帝所親論者、與今上所考視者也、公羊僖十六隕石記聞聞

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又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

察之則鷁、石名也、視之則石者、猶云視之則見爲石、故石爲

表詞、所以決言其所見之象也、與下句察之則五相對、五靜

字之爲表詞也、察之則鷁同解、總之名字與頓豆皆可爲表

詞也、

凡以表決斷口氣槪以是非爲即乃諸字參於起表兩詞之間、故諸字名斷辭或無斷辭則以助字煞之、或兩者兼用焉亦可、凡以助字爲助者、其辭氣各異、見助字篇內、斷詞一曰決詞、

表詞後乎起詞者常也、先之者惟咏嘆之句爲然、

孟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四句各爲問答、皆有起表兩詞、且各參以爲字、所以斷之也、猶云天下事何者爲最大之事、答云、守身之事乃至大也、下兩句同、秋水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起詞、魚名也、而爲表詞、參以非字、所以斷其不然也、僖二十八、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壯老兩

靜字各爲表詞，師直師曲兩頓爲起詞，爲字參焉，所以決也。留侯世家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天下所以存亡也，而爲表詞，其起詞乃蒙上文，非字先乎表詞，所以決其不是也。叔孫通列傳人臣無將將即反，將即反者，將即爲反也，即字所以決將之爲反也。李斯列傳夫斯乃上蔡布衣，乃字所以決斯之爲上蔡之布衣也。項羽本紀梁父即楚將項燕，即字所以決兩人之爲一也。進學解投閒置散，乃分之宜。乃字所以決言已之間散爲分所應當也。爲字常與唯字呼應，最習用。如庸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猶云能盡其性，唯天下至誠爲然耳。又唯天下至聖爲能

聰明睿知、與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以及論語唯天爲大、又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諸句法皆同例也、

襄二十二 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猶云詩書爲義之府、禮樂卽德之則云、也助字、以煞句、所以代決斷之口氣也、

昭十四 叔向古之遺直也、同上、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與星辰起詞、名也、高遠靜字、表詞也、也字決言其爲如此、猶云天雖是高、星辰雖是遠、而能求其故則云云 庸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一頓、總冒爲起詞、以下六靜字各助也字、所以決言其各爲如斯也、秋水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

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起表兩詞皆豆也、助以也字、決兩豆之爲一也、日者列傳、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此代字而爲起詞、以下二豆皆表詞也、也字爲用不二、而用爲斷辭者、則惟以決理之是非也、酷吏列傳、昔天下之網嘗密矣、天下之網一頓、而爲起詞、密其表詞、殿以矣字、所以決事之會爲如此也、高帝紀、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同前、孟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道起詞、高美表詞、助以矣字、所以決言其所見之道爲如斯也、矣字習助靜字者、所以肖其已然之象、故矣以言事、也以決理、此矣也兩字之大較也、其詳與其同異、則詳於助字篇內、日者列傳、能知別賢

與不肖者寡矣。至者字一豆而爲起詞，寡字表詞，助矣字者，決其事之必然者也。文二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秋水子固非魚也，子不知魚之樂全矣。高帝紀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秦策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朱雲傳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李斯列傳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諸句同前，蓋矣助靜字以決事爲用者居。叔孫通列傳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此代字起詞，以下三名爲表詞，助以耳字者，所以決此人之只爲如斯也。耳字有決言只此之意。論管仲儉乎。管仲起詞，儉表詞，助以乎字者，疑而未決也，猶云管仲果儉否耶。秦策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智慮表詞、助以耶字者、設問以反決其何爲如斯也、文帝紀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三句皆煞者字而爲起詞、蕃多衆各爲句之表詞、而末助一與字、直達以上三句、所以決其疑之然與否也、天道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君之所讀者、豆也、起詞、古人之糟粕一頓、表詞、助以已夫者、決言事之誠爲如斯也

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城池兵革米粟、皆名也、而爲起詞、不高不深等靜字、各爲表詞、參以非字斷詞、以決其

不然、復助也字、以聲其決絕之辭氣、所謂兩者兼用也、又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後三句起詞蒙上、故非字反决其後三豆、皆爲表詞、煞以也字、辭氣更爲切實、猶云見孺子瀕危而若斯者、不是藉以交其父母之事、亦不是因以得名於相識之人、更不是不願聽其呼救之聲而爲之也、孟子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既以爲字決之、又以矣字助之者、所謂兼用也、解同上、張釋之傳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非也二字兼用、猶云不是吾敬祖之意、刺客列傳此必是豫讓

也。是也二字兼用。梁劉卽有明較者是商賈之人也。同上齊物論庸詎知我所謂知之非不知耶。非耶二字同用。決所疑也。孟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信以爲後兩豆。一起詞。一表詞。中參爲字以決其近似之事。然以乎字搖曳其詞以設問也。有以爲若解作有若者。蓋未知爲字之爲句眼耳。句眼二字。評文家嘗言之矣。其實卽句豆之語詞耳。大宗師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乃也兼用。以直決其然。起表兩詞。皆豆也。

狀字先乎表詞而有決斷口氣者。則斷辭助字皆可删也。不删者。惟助字爲常。

賈誼傳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固必二狀字相疑之勢表詞也猶云夫樹國相敵必是相疑之勢理固然也有讀作樹國固爲一頓者亦可惟與此疏文勢有別耳今以固必二狀字爲斷故斷詞助字皆可從删然末句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甚亦狀字而非也二字兼用者蓋此句表詞乃所以安上而全下之豆甚字不能狀豆則用非字以閒之此句煞段則用也字以助之率是故歟賈誼傳故曰選左右早諭敎最急急表詞最狀之即有決斷辭氣穀僖二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便表詞必不兩狀字以決之主辭卑而幣重之

豆卑重二字後於名字皆爲表詞、唯以陳明其爲如何、並無決斷口氣也同爲表詞、有狀與無狀、微有輕重耳、董仲舒傳夫士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起表兩詞皆豆中以猶字連之所以決其有似如是也故猶字狀字也、而亦可視同同動字者此也、此乃相比句法、詳於論比篇內、論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兩必字所以狀其言之信行之果也、匈奴列傳其不可使喻甚明、明爲甚狀所以決其明之至也、魏豹傳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著、又淮南王傳薄昭書內、一言甚盛、四言甚厚、一言甚過、後又言不賢不誼不仁不仁不詳諸句皆靜字表詞、

各以甚不兩狀字爲斷、而其起詞則皆長言、與前引同一句法也、答呂鑒山人書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蓋狀字辜較之辭、所以斷言其寡也、此類狀字甚多、即反決狀字、如不非未等字、皆此例也、與衞中行書然所稱道過盛、過字同上、許國公神道碑今見在人莫如韓弼、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最大又俊、皆以狀表詞而有決斷之口氣也、論天旱人飢狀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上兩句表詞、至字狀之下、兩句則雖猶二連字、亦應有決斷辭氣、統觀以上所引諸句斷辭助字、皆兩删者也、論子誠齊人也、誠狀齊人、更以也字助之、以申其決辭也、猶

云子眞是爲人也已、田子方吾所學者、直土梗耳、直狀土梗加耳以重其所決之不謬、叔孫通列傳若眞鄙儒也、同上屬原列傳離騷者、猶離憂也、猶亦狀也、魏志王粲傳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但狀字、以狀爲字斷詞、一時之儁、頓也、表詞自字狀之、更以也字助之、而無斷詞、蓋狀字斷詞與助字皆備者、誠罕見也、論語不亦君子乎、亦惟有狀助耳、以爲二字、有解作謂辭者、有解作以此爲彼者、前論同次已言之矣、解作以此爲彼者、則爲字爲斷詞、其後即爲表詞、書籍中最爲習用、至以字司詞可先可後、或言或不言、又詳於介字篇內、此非所論也、

孟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不以爲泰者、不以受天下爲泰也、故泰靜字、在爲字後而爲表詞、其起詞卽以字司詞、乃綦上文而言、又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巨擘名字、而爲表詞、以字司詞仲子也、又我欲行禮、子敎以我爲簡、不亦異乎、以後我字其司詞也、爲字後簡字、其表詞也、至如百姓皆以王爲愛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諸句皆同、萬石君傳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以爲常者、以不令知之事爲常也、常靜字而爲表詞也、張耳陳餘列傳豈以臣爲重去將哉、重表詞、

去將其司詞、臣則以字司詞也、貢禹傳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猶云以孝弟爲何、以禮義爲何也、何字先置者、詢問代字也、胡廣公墓神道碑沈浮詞林詞、不以事自累爲貴、貴表詞、以事自累一頓、以之司詞、穀傳十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以重耳爲寄者、以重耳爲付託也、猶曹參世家云、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漢后紀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尊爲義、薛君墓誌銘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與陸員外書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明是非爲進退士爲己任、魏公子列傳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也、昭二十八鈞將皆死、慭

使吾君聞勝與殘之死也以爲快、張儀傳、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廷爲知禮、又云事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又云、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淮陰侯列傳、今足下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答胡生書、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罪、謝相知爲爲愧、所引皆以此爲彼之解、

以爲解作謂辭者、汲鄭列傳、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上以爲謂辭也、揣度之辭也、下以爲者、以所得胡人當作奴婢也、司馬遷傳、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以爲者、意謂也、馮唐列傳、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

輕、割太重、淮陰侯列傳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負已、亦悞矣、曹相國世家惠帝見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歟、李將軍列傳以爲李廣老、數奇上留守鄭相公啓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初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論佛遊擧狀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土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所引以爲皆連用、而解作意謂者也、以爲二字、間有以此作爲彼者之意、則爲字不僅爲斷詞、且爲動字而有作用矣、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猶云豈可以聲音笑貌則作爲恭儉乎、爲動字也、大宛列傳安息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又畫革旁行、以爲

齊記、以銀爲錢者以銀鑄爲錢也、以爲書記者、以旁行作爲書記也、馮唐列傳景帝立、以唐爲楚相、猶云以馮唐作爲楚相也、荊潭唱和詩序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猶云不暇以作詩也、以爲二字煞句者、蓋爲之止詞可蒙上也、若如原解、則表詞不能無矣、經史以爲二字習作此用、學者所不可忽也、

論比三之九

凡色相之麗於體也、至不齊也、同一靜字、以所肖者淺深不能一律而律其不一、所謂比也、象靜爲比有三、曰平比、曰差比、曰極比、

平比者、凡象靜字以比兩端、無軒輊而適相等者也、等之之字、偽如若猶由諸字、參諸所比兩端以准其平、

山木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淡甘兩象靜也、附諸名後、所以比也、其所比之兩端、一則君子之交與水、一則小人之交與醴也、今以淡若二字參諸君子之交與水之間、猶云君子相交之淡、與水之淡、無軒輊也、又以甘若二字參於小人之交與醴之間、猶云小人相交之甘、與醴之甘、適相等也、此所謂平比兩端、無軒輊而適相等者也、

荀子議兵　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芝蘭、　猶云民親我之歡、與親父母之歡同、民好我之芬、與椒蘭之芬同也、餘同上、　倒

漢馮衍傳馮子以爲大人之德、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落
落兩重言、用如靜字、如同若、解同上、後漢書黨錮傳叔度汪汪
若千頃之波、皆同上、送楊少尹序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
日事、赫赫用如靜字、餘同上、項羽本紀猛如虎、狠如羊、貪如
狼、强不可使者皆斬之、猶云其人如虎之猛、如羊之狠、如狼
之貪云云、王右軍蘭亭帖我得一卷、粗若告身者、兩端者一卷
與告身也、粗若二字、所以平比也、黃府君墓誌銘賓接門下、
排寒人士、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淡以
象退見之情、猶云退見其人淡漠之容、一若與其人未嘗用
情者也、故所比兩端皆豆也、淡若參之印以連焉、

靜字有位於兩端之後者、則靜字惟肖第二端耳、

魏其列傳察宗室諸人、毋如竇嬰賢、賢靜字、所以比也、所比兩端、即毋與竇嬰也、今賢字置於竇嬰後、所謂後於兩端也、而仍以如字參於毋與竇嬰之間、賢字後於竇嬰者、惟以肖竇嬰、即所比之第二端也、猶云察宗室諸竇之中、無有人如竇嬰之賢也、若從前式應云無人有賢如竇嬰者、則賢字惟肖第一端也、凡兩端相比、其所以比者、必有一隱而不出者此也、上鄭相公啟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邱山重、猶云重如邱山也、

有若如猶諸字以等兩端、而無象靜以比者、則所比之情、必隱

寓於兩端矣、如下端爲豆、則比事理者助以也字、比人者助以者字、比容者助以然字、此大較也、

逍遙遊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肌膚冰雪綽約處子各爲兩端、等以若字、猶云肌膚之白若冰雪、綽約之態若處子也、不言白與態者、蓋肌膚尙白、而冰雪爲最、綽約言態、而處子獨多、故白與態隱寓於所比之端、不待明言而自明矣、

列禦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猶云故有勇於爲義、急若渴而不可待之人、即他日棄義速若熱之不可嚮邇也、故其就義之於渴、與去義之於熱、已隱寓急速諸字、可不必明言矣、

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如者、不等也、猶云天

時不如地利之爲可恃也其可恃之情不言自明、高帝紀相人多矣無如季相、猶云予相人多矣未見人有如季相貴者也不言貴而上下兩端已隱言之矣、酈國公神道碑今見在人莫如韓甥、猶云見在人中無有如韓甥之賢者也

孟以齊王由反手也、猶云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易如人之反手也此言大國易王之理反手爲豆故助以也字至相比極易之意隱寓於上下兩豆不言自明、論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此言所以不若之理且爲長豆故助也字、匈奴列傳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

此言所比之理也、蜀志諸葛亮傳孫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此比其相需之理、陳王植列傳懷之思歸、如夷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此言不得不思之情理也、凡煞也字雖指一事、必其事爲常有者、無有今昔之限、是則事與理相同矣、送王秀才序道於揚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此比由邪道而不得至正道之理也、送石處士序與之語道理、論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加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三若字後三豆以譬其言理論事評人之不失也、

萬石君傳至廷見如不能言者、猶云至廷見時、其囁嚅之情、一若不能言之人也、如後之豆助以者字、以比如是之人也、所謂囁嚅之情、乃所以比兩端者、今隱寓句中不言可明、一ー公子列傳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猶云公子自責、其愧悔之狀、一、如無地以自容之人也、一ー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猶云人視己之明、可達隱微、一若見其內藏之肺肝也、譬之後然以然字者、以比明見之狀也、其實卽以狀豆內之視字也達生篇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若牧羊然、以狀其養生之善也、列傳其游如父子然、如父子然、比同游之狀也、

有然以耳字者、以言所爲比者、如是而已也、汲黯列傳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如後然耳字、言說丞相弘之易、不過如發蒙振落而已也、封禪書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猶云去妻子易如脫躧而已也、賈誼列傳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猶云用人之法不過如積薪而已、

有時以比附於一端之後、一若助字者然、爲人求孝言令幸親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如某等比、如某等比、即比如某等也、比字後者以足文氣也、柳子厚墓誌銘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若云比如毛髮、或云僅如毛髮、皆不文也、學者當細玩之、

差比者、兩端相較有差也、差之之字、概爲於字、于乎兩字亦間用焉、其所以爲較者、則象靜字表之、

論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周公相較之兩端也、其所以爲較者、富也、富、象靜字也、差其所較者於字也、猶云季氏與周公較富、則此差於彼也、孟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此以郵傳較德行之速也、凡差比一如平比、必有隱含之字在此句、如字字言明、當云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之速也、下速字不言者、可不言也、前句當云富於周公之富也、平比、如君子之交淡若水、當云淡若水之淡也、蓋所以爲平者、非周公也、非水也、乃周公之富與水之淡也、姑記於此、以俟反隅、孟子

比句不一而足、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人人有貴於己者、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等句、皆有靜字爲較、而有於字爲差、不以於而以乎者二、以于者一、列禦寇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曰險於難於、皆以爲較勝之辭也、哀十一吾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酷吏列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莊九管夷吾治於高

侯、使相可也、淮陰侯列傳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要二十七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張釋之列傳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平原君列傳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趙策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庚桑楚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外戚傳此適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上于相公書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仲尼、許國公神道碑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以上所引諸辭字爲比而綴以於

字也、荀子榮辱篇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以上兩引一以于字一以乎字爲於

也 呂氏春秋愛士篇人之困窮甚如飢渴 此如代於蓋不多

見 大宛列傳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 猶云畏匈奴甚於漢使

焉不言甚字意自明也、

焉有於此之解故差比率用焉字爲煞以代之然必有有無莫

等字爲首端乃可、孟子習用之

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樂莫大焉者、

樂莫大於此也此指反身而誠之一豆也、求仁莫近焉、做此、

又晉國天下莫強焉莫強焉者莫强於此也此指晉國曰殆

有甚焉、即甚於此也、此指繇不求魚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甚焉者、即甚於此也、此指上之好也、離則不祥莫大焉、猶云則不祥莫有大於是者、諸所引其首端非莫字、即有字也

若此有不用於字者、則首端大概爲無莫等字、而銜鍊短句、即無無莫等字於字亦從删焉、

秦御敝邑所甚於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無大大王者、即無大於大王也、文帝不祀宗室將相上侯、以爲莫宜寡人、莫宜寡人者、莫宜於寡人也、以上兩引其所比之首端一爲無、一爲莫、皆代字也、王吉傳諸侯骨肉

莫親大王賢指之例人情莫親父子莫親夫婦魏策吾所賢無過堯舜堯舜名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趙策兵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厲是矣皆解如前

後漢班固傳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猶云比良於遷董兼麗於卿雲夫然則不句矣故删於字廉頗列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猶云重於太山也游俠列傳長趙人之急甚己之私猶云甚於己之私也送溫處士序夫冀北馬多天下即多於天下也諸所引皆去於字此錬句之法也

極比者言將所以比之象推至於極也其式有二

一於所比之中而見爲極者極之之字最字最習用或先象靜或先動字皆可獨用則或冠句首或殿句尾用如表詞者然或不言所比與者必其可以意會者也

酷吏列傳然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暴酷驕恣靜字即所以比之衆也今以最字先於爲字以言其極猶云由於二千石之中最暴酷最驕恣也即所謂於所比之中而見爲極也故所比之後往往綴以中間諸字者此也、萬石君列傳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解同上、平原君列傳諸子中勝最賢、此最字先於靜字、南海神廟碑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猶云海於天地萬物之中最爲鉅物也、與李尚書書愈於久故游

從之中、伏蒙恩遇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猶云愈比諸舊
游之中、恩待最爲深厚也、封禪書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
猶云在秦地諸小鬼之中、彼爲最神也、貨殖列傳七十之徒
賜最爲饒益不言七十子之徒中者可自明也、餘同上萬石
君列傳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然建最甚一句、
不言所比者、上文諸子孫可意會也、留侯世家上平生所憎、
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猶云於羣臣知上平生所憎者之中
誰最甚者也、與鄭州公書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猶云
鄭氏兄弟之中也、送湖南李正字序愈於太傅府年最少猶
云於太傅府諸人之中也、五帝紀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

爲暴、猶云諸侯之中蚩尤最暴、故不賓從也、鄭吉傳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云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遠近均也、猶云處諸國最中之處也、與諸國相校適處最中之地、故凡言最者必有與比者、而後見其爲最也、無與比者、蓋不必言傳可以意會也、師古以最字冠乎句首、以表起詞所處之位也、毛穎傳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猶云諸姓毛者、惟中山之族最蕃昌也、送殷員外序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猶云方外諸國中回鶻國最親於唐也、賈誼列傳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猶云賈生在諸臣中年最少也、不言與比者可意會也、緩

文十二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 猶云叔孫得臣於射者之中、最爲善射者也、送孟東野序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 猶云漢之時諸善鳴者之中、三人爲最也、故最在句首用如表詞必加此解其者二字乃有著落、晏子雜篇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猶云諸臣中嬰最不肖也、不言與比者、意自明也、封禪書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日出云、猶云諸山中、成山斗入海居齊最東北方向陽以迎日出云、最先動字亦用如表詞也、衛將軍列傳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云云 最一字句、上文云左方兩大將軍及裨將軍名下接此句、猶云諸大將軍裨將中惟大將軍青七出擊斬無

尊爲最也、故最冠句首、用若表詞然、尹翁歸傳潁獄大減爲天下最、最殿句尾、表詞也、猶云爲天下守之最也、太原王公神道碑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同上。劉正夫書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爲之最者、爲諸人中之最也、之字用爲分母、前言之矣、前引三句同義、最殿句尾、皆表詞也

一泛稱大極者、即用至極甚等字、或先名字、或先靜字、以極其所至而無與比者相提並論也、

論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註云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德字名也、至字先之、以推言德之至極也、然未言何者

與比而見爲如此也此即所謂泛稱夫極也秋水至細之倪至大之域又云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庚桑楚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引秋水句至先靜字引庚桑楚句至先名字皆泛稱其極而並未言及與比者也賢諸傳至孝也至仁也至明也日夜愈此至然也材之不逮至遠也德至深也又至不敬也至亡巳也所禮之所爲至難如也等語皆以至字或先名字或先靜字以極言之也凡縱橫家語多極辭者所以鋪張也襄二十九非盛德其孰以加矣甚字所以甚言其德之盛也淮南王傳蕭昭予王書一言甚盛四言甚辱皆以甚字先乎靜字以泛言其極

也、刺客列傳且吾所爲者極難耳、極字先靜字同上、禘祫議漢常祭遠宗合祭其家、則退太祖所厭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兩甚字、兩至字、皆先靜字同上

或動字或名字後續以之至之極之盛諸語者凡以推極其至也、

孟子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者推言助者之寡至於其極也、多助之至者推言助者之多至於其極也、助動字也之至二字續於其後所加之義有如此者、留侯世家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布衣名也之極二字續之、猶云一布衣之賤、而榮至於此極、良願足矣、老子至治之極、

隣國相望、猶云至治而至於其極也則隣國相望矣、匈奴列傳家屋之材生力必屈、猶云家屋之工而至於其極也則生力必屈矣、賈捐之傳臣聞堯舜聖之盛也、聖名也之盛二字續之猶云聖之無可聖也、德充符平者水停之盛也、猶云水平者乃停水至平之境也、人間世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孝之至忠之盛皆推言忠孝以至於其極也、

不言極至而言尤甚亦有二式、一有所比而見其尤者、二泛言夫尤者、要概以尤益等字以發明之、

酷吏列傳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調護之

尤厚者待之較他人更厚也不言所比而自明也大宛列傳乃案言伐大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言伐大宛尤不便者所言不便較他人更甚也此亦不明言所比也伯夷列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同上張禹傳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尤著者亦同上以上所引尤字皆先靜字有眼用者則或助以者字或先以其字要以明所尤耳昭元尤不信之尤者乎猶云最爲不信之尤也者字指不信之人與陸員外書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尤者同上送孟東野序李翱張籍其尤也其字指從吾游者猶云於從吾遊者之中李張爲最也送温處士序朝取一人焉拔

其尤善取一人焉援其尤、其字亦指上文解同前

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又李斯列傳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益

字先乎靜字、不過泛言更甚之意耳、有兩句各有益甚等字

以明其相關之義者、徐無鬼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滋

字解同益字、猶云離人之時愈久、則思人之念愈深也、故滋

字重用、以明其相關之義也、最字亦然、賈誼列傳淮陰王楚

最强、則最先反、猶云其國最强者、則反時亦最先也、至靜字

於一句中用兩次者、亦有極比之意、讀荀孟氏醇乎醇者也、

醇字句中間用兩次、猶云孟氏乃醇中之最醇者也、趙充國

傳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猶云非善中之最善者也、以上

所引有類比焉、故附引焉、

文通卷之三終